

# 紅玫瑰

第十三期 —— 一二第 卷二第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2029.6

24

2 5

# 紅玫瑰

第十二期

第二卷

黑籍速成科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第二卷第念一期目錄

民國十五年陰歷三月十三日

發行

孤軍上.....求幸福齋主

而字的新舊用法.....程瞻廬

屁詞典之樣張.....程瞻廬

靜海道上.....趙頤年

吳中食譜中.....含涼生

梁懶禪.....向愷然

諷刺畫.....沈延哲

鵝腦子燒豆腐.....吳真奇

海上新酒國點將錄四.....朱劍芒





目

錄

|                |             |
|----------------|-------------|
| 古美人上餐館.....    | 程瞻廬         |
| 過去的趣事.....     | 藕絲          |
| 小小說奪標會.....    |             |
| 病.....         | (庚)         |
| 怎忍心走啊.....     | (辛)         |
| 茶餘瑣話二.....     | 鄭逸梅         |
| 吾見猶憐.....      | 鄭逸梅         |
| 江湖奇俠傳(七張)..... | 不肖生         |
| 新廣陵潮(七張).....  | 李涵秋殘稿 程瞻廬續撰 |
| 編餘瑣話.....      | 趙茗狂         |

二



# 編餘瑣話

狂 茗

秋蟲近來住在揚州。不問世事。專換做小說。新近寄來了『回家』遺愛記』兩篇。都是絕妙的作品。准趕速刊出。

『新婦女號』瞻廬紅蕉煙橋。皆尤有作品加入。等到他們把稿子寄到。即將題名預布。

靄麓近成短長篇一種。題名『故鄉』。伊鬱蒼涼。極一唱三嘆之致。不久就要登出來了。

下期有瞻廬之『疑』。寫一個人爲了小小一點疑心。弄得七顛八倒。情節曲折之至。求幸福齋主之『孤軍』中。正是花團錦簇。做得十分熱鬧的當兒。看過上節的。一定要看秋蟲之『真與假』。是一篇憤世嫉俗的大文章。好的了不得。寒翠之『小酌』。紀的一件趣事。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在下新近做了一部『神怪門法記』。是一種寓言小說。不久就要在本局出版了。要請海內同文批評指教。



# 孤軍上



主齋福幸求

軍界內幕情形十分複雜。非局外人所能知。如今求幸福齋主以文學家而兼軍事家來做軍事小說。好似駕輕車就熟道。當然出色當行。與衆不同。本篇共分三節。准分三期刊出。若狂。

在。一。片。莽。原。上。塵。土。似。砲。烟。一。般。那。麼。飛。舞。起。來。漸。漸。由。遠。而。近。可。以。聽。出。些。得。得。的。鐵。蹄。之。聲。這。聲。音。越。來。越。響。便。看。見。一。隊。騎。兵。追。風。逐。電。似。的。自。西。徂。東。而。去。

這。是。一。個。獨。立。騎。兵。營。的。急。行。軍。所。經。行。的。地。方。是。黃。河。流。域。的。中。州。腹。境。但。是。這。一。營。的。騎。兵。却。并。非。中。原。子。弟。乃。是。一。隊。朔。方。健。兒。內。蒙。古。燕。山。脚。下。武。列。水。旁。邊。春。秋。時。的。山。戎。地。漢。朝。的。匈。奴。古。地。唐。代。的。奚。契。丹。遼。時。的。中。京。大。定。府。明。朝。的。興。州。朵。顏。衛。便。是。他。們。的。家。鄉。地。方。上。出。的。是。名。馬。人。民。

也。自幼兒擅長騎術。編練起馬隊來。真個是人精馬壯。不愧爲中國的模範騎兵。只因甲子年間。東北軍重行開回到他們那裏。有一個民團司令。名叫蕭蘇坡的。在前兩年東北軍退出那地的時節。後隊人馬潰散了一些。做出些擾害地方的動作。這蕭蘇坡有捍衛鄉里之責。帶領部下民團。曾與那般潰兵交過幾次仗。殺得那些人馬仰翻。奪過來許多軍裝器械。保住了本鄉本土。地方上的安甯。不料這風聲一傳。開出去那一邊。認爲是奇恥巨辱。常存着報復的念頭。這一回趁着戰勝餘威。那一邊人馬果然開了回來。這蕭蘇坡料定必有來向他們尋仇的。自己勢單力薄。吃這場大禍不起。且更恐地方受害。便率領着本團鄉里弟兄們退出本鄉本土。打算往別處駐足避這一時之禍。或者他們走了。那一邊見已除去了。眼中的釘。沒有由頭可以啓釁。地方上還可因而苟全。但是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好呢。又恰巧那時本地另有一枝官軍。因騰出防地。要開往中州去。蕭蘇坡仗着平日是地方上有名紳士。與那位軍長有些交誼。便率衆到那位軍長的軍前投效。願意隨同着一塊兒去。那位軍長有志于中原。正想拓充點實力。見有這一支人馬。非常精幹。什麼馬匹器械服裝全是現成的。那有不想貪這便宜的道理。當即慨然答應下來。將他們改編成一個獨立騎兵營。就委屈了這蕭蘇坡做一員營長。

雖說蕭蘇坡平夙也。很有身分。并不甘如此小。就無如此時。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又捨不得解散。和離開這一般。四五年來。苦心訓練成功。共過患難的同胞兄弟。而這般弟兄人數。又只夠一營的編制。便只索低首下心。寄人籬下。到差謝委。隨着大軍出發。與故園洒淚而別。後來到了中州駐紮下來。他所隸的這一軍。本來還是居于客軍的地位。而他這一營騎兵。更是客軍中小小一部分的孤軍。許多同一族號下的旅團營隊。全是幾十年來同一結合。有很長的歷史的。只有他這支孤軍。是新近加入。都不承認他是嫡親系統。平日價對于本地主軍。固然是主客界限很嚴。感情不甚融洽。就是對于本軍。也是疎遠。非凡落落寡合。在他幹這營長。本已十分抱屈。很覺得無味。但同軍中一般同僚。還妒忌他升官。忒易官。級忒高。常常對他說道。我們在本軍中。從行伍出身。混上三四十年的。打了無數苦仗。好容易才盼到當一員營長。或隊官。你一個讀書人。一下子就做到獨立營長的地位。這是本軍從來沒有。的事。你還不感恩戴德。好好的往下幹嗎。至于其他的。背地裏的談論。與侮蔑。和一般老資格軍官們的仇視。與排擠。那是更不消說的。直逼的蕭蘇坡這一支人孤苦伶仃。無一天得安。無一天不氣惱。這次奉了軍長命令。全營往石屏寨勦匪。名義上雖受本軍第四團團長的節制。隨同進攻。實際上卻担

負着前方左側襲擊的任務似先鋒隊一般離開本隊甚遠仍只是獨當一面踽踽孤行和他們平日自己操演一營野外行軍與練習長途騎術一樣。

幸喜這條路上大道還算平坦這些精壯高大的蒙古馬銜蹄踏到那溫軟的泥土中非常得勢一匹匹昂頭飛躍一迭迭發聲長嘶那蕭蘇坡與部下一般馬上健兒本有好些日子沒曾出過仗了正恐怕俾肉復生辜負了這些神駿此刻見馬兒跑得高興也不由胸襟舒敞精神大振把近月來所積下的一股抑鬱之氣隨着天空中清朗的空氣一吐而盡便施展出各個的好身手一控一勒向前方飛也似的跑去耳邊廂只聽得風聲呼呼好似鐵蹄兒並不會踐地一般有不可描摹的神速走了一程在馬上已約莫看見前面發現了一帶遠山似漸漸已由平原而達到山巒起伏之所猛的一名前哨騎卒從前方退了回來報告道向道旁百姓探聽石屏寨距離這裏不過十五里路程了蕭營長聽了這消息勒馬朝前一望又掏出千里鏡和軍用地圖一一視察了一番才揚鞭一指發下號令道敵人就在前面十五里的地方石屏寨我軍攻擊此敵應向敵左方側猛烈襲擊隨又作平常的談話道本來我們應等候後面本隊到來同時進攻的只因我們的馬走得很快本隊弔落在後面不知已有多

少遠了。多久沒打仗。誰都悶得慌。眼前就有仗打。我們一個個眼睛都發紅了。誰還耐煩等他們。索興我們單獨包打這個鳥寨吧。打下來也好教後面那些人知道我們的能耐。看他們以後還瞧得起我們不說罷。衆兵士全都告起奮勇來。道：要打就快打。我們是任嗎都不怕的。只請營長快發口令。蕭蘇坡十分得意。便拔出指揮刀。振臂一呼。道：散開登時這一營人馬由縱隊變成了橫隊。似一排潮水似的向石屏寨左方撲去。

一霎時石屏寨的城堡迎近到馬頭邊來。寨外的形勢看得見很明瞭了。蕭蘇坡重下一令。開始射擊。衆兵士全在馬上掏出一支盒子槍來。連木托兒都不用裝。只要提着槍機的那只手隨便那麼一洒。就洒出一顆顆的子彈。打進石屏寨裏。那胯下的坐騎却仍是射箭一般的向前馳去。驚動了寨中的土匪也一齊攀伏到城垣邊來防禦。一枝枝的盒子槍和步槍對外也放了無數的子彈。這邊營中有一個弟兄冷不防中了一彈。從馬上一筋斗跌了下來。蕭蘇坡一眼看見十分惱怒。索興叫號兵吹起衝鋒的號聲。吶喊着衝鋒而進。本來這裏離寨已不過四五里地了。衆弟兄和坐騎發狂似的。只知加鞭疾走。一切生死問題全然置諸度外。自然越走越近。再加之這都是些能征慣戰的兵士們。一面雖

大胆奮勇向前。一面仍細心的在馬上放槍。每一槍彈全覷定。那寨上城頭的槍眼中射去土匪那邊。措手不及。蕭蘇坡的人馬。便如狂風驟雨似的已湧到寨門邊了。

那些土匪見蕭營中來勢凶猛。越是逼近前來。越使防禦上的射擊力不能生效。慌亂了一陣。便舉起一面白旗表示投降。蕭蘇坡見着自是喜歡。一面叫自己隊伍仍是小心着嚴陣以待。一面派兩名精幹的馬弁再跑近一些。高聲向城上發話道。你們聽着。若是誠心投降的。快叫你們的頭腦出來。幾個和我們協商投降的條件。一聲未了。城上果然湧現出一個穿便衣的短襟窄袖的匪首。高聲答話道。請等一會。我等即下來歡迎。我們是同鄉人呢。蕭蘇坡一聽那口音。果是本土鄉音。不由好生奇怪。怎麼口外的人還有到中原地方來做匪的呢。便差一名馬弁在寨外高聲答話道。既肯歸降。便當即速開了寨門。推出一名首領前來接洽。旋又傳令所有營兵暫停攻擊。從嚴戒備。不一會寨門果然打開了半扇。走出一名高大漢子。短衣單褲。綁腿赤足。上身却罩了一件花緞馬褂。一見而知是個匪頭。身後隨着四名小匪徒。直奔到蕭蘇坡馬前點頭爲禮道。我是王榮彪。承德府的人。敢問貴司令高名上姓。蕭蘇坡馬上答禮道。好。我叫蕭蘇坡。我們原來是同鄉呢。你和你一夥弟兄。

怎麼會在此地拉竿。還另有爲首之人。麼王榮彪答道。說來話長。我們這一夥三百多弟兄。都是同鄉人。爲首的也就是我。只因上年景將軍到了我們那邊。添招了一營衛隊。咱弟兄們通同應募。小弟那時只當一員連長。後來到了中州。因人地不熟。屢受本軍旁人的欺負。又常常幾月不發餉。弟兄們受窮受氣。受得好不耐煩。便私自約定。全營譁變。去當土匪。小弟不才。便被大家推爲竿首。前幾天打破這石屏寨。綁了一大夥肉票。占據在此。那是實在的。今早接着探子報告。說有了呢。真了不得。不是我們同鄉。那有這般好本領。我們措手不及。子彈也快打盡了。大家一商議。既然



是同鄉人來到好貨賣與識主我們投降了罷本來跑到異鄉異土幹這個買賣不是長久之局也不是我們本心所願如今馬前歸順總得請您看念同鄉情分收留下我們給我們一條生路大恩大德我弟兄們是永世不會忘記的說着抱着拳連連打躬

蕭蘇坡想了想道聽你的話你們是不得已我是能原諒你們的不瞞你說人在異鄉異土誰都不受用我自然要看在同鄉情分收留你們就是但我是有職務的人上頭也還有上司公事要照公事辦你們既然投降第一要拿出真心第二手續要辦得清楚你手下有多少人槍枝有多少應該趕快造一個花名冊子來由我會同點收此外還聽說你們綁了好些票在寨裏既往雖不咎改編了後却得一一將肉票交出由我放他們回去不准再勒索人家半文錢至于你們的人我自然稟明上司全編在我營裏就是你我也得酌量位置仍讓你帶着這些弟兄將來有苦同吃有福同享我姓蕭的從來不虧待人你在家鄉中量必也有些曉得

王榮彪很歡喜的答道這就好了你老人家救了我弟兄們的性命我們知恩報德敢發個誓永遠在你老人家馬前馬後出力報効如有異心天誅地滅下餘的話我也不必多講一一服從你老人家的

命令。怎麼好怎麼辦。就是蕭蘇坡也覺高興道。既然這樣。我立刻傳令。叫我的部下。一個個下馬。在寨外休息。不許胡亂闖入寨中。然後另派兩個副官。十名兵卒。隨你們進寨點驗肉票。并替我安慰衆同鄉弟兄們等肉票交齊。花名冊子點好後。我再進去。不遲辦得快。明天我們就好一齊走了。說罷。果即把人派齊。叫王榮彪領着進去。王榮彪答應了幾聲。是。却只叫貼身一個頭目。做這些人的引導。自己仍然留在寨外。回明蕭營長道。那些小事。叫我一個頭目去辦就行了。并還囑咐他們。速即辦些茶水出來。給衆位同鄉解渴。至于我這個人。還是留在這裏伺候你老人家。才表現我是一片誠心。蕭蘇坡笑道。如此你未免倒多心了。然而也好。我們大家多談一回裏面的事。大概也都容易辦清的。說罷。果然寨裏面另跑出好些個人來。帶來許多茶壺。茶碗和紙煙之類。去分給衆兵士。王榮彪又特爲叫人再搬出幾張破桌椅。請蕭蘇坡和幾名官弁在樹陰裏坐下。自己也打橫坐在下首。親手斟上一碗茶。遞上一枝煙。敬與蕭蘇坡。隨即彼此開誠相與的談了些閒話。又互問了些家鄉情狀。末後王榮坡還說了幾句很誠實的話道。我們三百多弟兄。加入到貴營中。是決不會使你老人家多煩心的。就是上頭不給餉。我們在這幾個月內。已很積着了一筆銀錢。大可以再過幾個月。祇是子彈不足。須

得另外設法。或者當了官兵買起來。也便當我們好好聚集。一個勢力敢保你老人家不久就打出一個督軍來。我們弟兄也多少撈點前程體面。體面蕭蘇坡微笑道。但願大家好好爭一口氣。誰都能望好呢。

閒談了一陣。太陽已漸漸西斜。派往寨裏的人重復出來。了一員連副上前稟告道。寨中肉票都已點齊。共三十六名。二十九名男子。五名婦女。兩個小孩子。都一一問好了。姓名住處。落在日記本上。裏面的弟兄們也有現成的名冊。并大約點驗過有槍的約二百幾十人。徒手的也有幾十槍枝。樣式很複雜。馬也有多匹。請營長就此進去點名。改編罷。蕭蘇坡立起來道。只要救出了肉票。我就好銷差了。進去罷。不要多少。人只隨身帶十來個護兵就可以了。王榮彪也道。營長進寨。我們應當迎接。請少候一會。我再傳一令。派二百枝槍站隊。其餘的各在原處站班聽點。正說着。忽然西方塵頭起處。遠遠聽見軍號之聲。隨即馳來了一個騎兵。急忙報告道。第四團雷團長到了。蕭蘇坡冷笑道。他居然也來得很快呢。不費事的走了來。倒也不難爲他這邊事情。雖已辦妥。但我和他受的是同一任務。他官階比我大一點。這次差事還歸他節制。倒不可不候他一下。說給他聽。個清白。

因此進寨點收的事停頓了半晌。雷團長的步兵團也就趕到了。那雷團長是安徽人。生成一副肥胖的身體。脂肪質太多。腦經也非常單簡。一眼見了蕭蘇坡。就忙嚷道：「你怎麼不候我的命令？就到了這地來。」蕭蘇坡聽這口氣好像怪他擅專的樣子。登時心裏也甚不痛快。只冷冷地答道：「我部下馬走得快。既與他們碰着了。在大勢上是不能不開火的。」雷團長道：「如此說來。你們是打過仗了。怎麼我沒聽見有槍聲？」語中的意思是懷疑。并未正式打仗。便私自講和了。蕭蘇坡最聰明。不過的人。那有聽不出這語氣的道理。便仍是冷笑道：「實告訴你。這石屏寨是我攻克的。打仗的時候。你隔得遠遠。自然一些也聽不見。如今寨中的人已歸順我們。正在這裏改編了。」

雷團長聽說改編。越發有些懊惱。和妒忌起來。懊惱的是功勞未曾攢着。妒忌的是蕭營中平白又添了許多兵力。就更不耐煩。道：「什麼改編嗎？我是支隊長。沒有我的命令。你就能改編了麼？」蕭蘇坡忍着氣。一想這話。却也不錯。按公事說。雷團長總是支隊司令。是應該先求他許可的。便和緩了些神氣。說道：「那麼你看怎麼辦呢？」橫豎已由我攻打下。并允許他們投了誠。雷團長大聲道：「既來問我。那就好辦了。叫他們寨裏的人立刻站隊。繳械。每四支槍捆做一紮。每四個人用一根大蔴繩拴着。押解到省裏。」